

懷念

幾位同鄉學長

沈兆龍

以同鄉交誼較易，能在母校畢業者，彼此非戚誼，即係世交，往來更較親切，惟自大陸沈淪，於今已有二十一年，同鄉學長中陷身大陸者居多，在臺灣及美國寄跡者亦有數人，惟居地各異，能有機會晤面者亦甚少，客居海外，思念之情，無時或已，尤其下列幾位同鄉學長與筆者關係較深，接觸較多，校慶前夕，特借友聲一角，作此文以示懷念之意，甚願早日光復大陸，共聚一堂，暢談二十年來別懷。

江蘇省東台縣，為筆者之故鄉，位處長江之北，境內有范公堤，係宋代范文正公所督造，以防海患也，堤西土壤肥沃，盛產魚米，堤東濱海，魚鹽為主要產物，文風尚盛，明代鄉先賢王艮（心齋）先生，從王陽明先生遊，倡格物致知之說，影響於後代者甚巨，鄉俗甚保守，民國以來，學習工程與管理者甚少，學習文法科者居多。是以在母校畢業者，人數不多。但

侯景華（湘石）先生 係母校機械系校友，畢業年代，約在民國十五年之間（彼時筆者年幼，未曾注意先生畢業年代，歉甚。）幼年喪父，全依寡母撫養，是以事母至孝，母校畢業後會奉部令，分發北方鐵路（可能是平漢路）服務，因不願遠離寡母，未往，改投考江蘇省各縣建設局局長考試，錄取後曾在蘇省興化及沐陽兩縣擔任建設局局長。後經省立揚州中學（先生之母校）校長周厚樞先生（在臺故世）之邀，改就揚中物理教席，以迄抗戰勝利。今日母校校友中出身揚中者（民廿七級以後），多曾受先生之教誨。先生口才甚佳，講授物理，頭頭是道，清楚明晰。筆者為先生之晚親，受教於先生者較多，高中時代之大

代數及物理，均係先生所授。三十八年底由美返國，會路經南京，拜謁先生及其夫人（筆者姨母）叩安，暢叙七八年來別情，其時先生供職首都自來水廠，以家累關係，無法隨政府遷出，以致陷身大陸，迄今音訊杳然，但願先生仍健在人間，俾他年光復大陸時，仍有拜謁請教機會。

葛東藩兄 母校民十九級鐵道管理系畢業。筆者認識葛兄係民國卅一年在重慶母校唸書時，葛兄任交通部材料試驗所秘書，所長係機械系主任柴志明先生，葛兄既係學長又是同鄉，彼此交往日趨親切。抗戰勝利後葛兄調平漢路服務，我則奉派來美，直到民國四十年，我到臺灣省公路局服務時，始悉葛兄亦在該局服務，遂得再度晤面。葛兄為人謙順，奉公守法，公餘聽經，為一虔誠佛教徒。五十八年我回臺灣休假時，始知葛兄已退休，並在某職校兼教，為作育人才而努力，曾晤面一次，他的那副笑嘻嘻的面孔，與當年毫無分別，令人永久不忘。

徐桂瑩（潔秋）兄 係母校民二十三級電機系校友。與筆者同居一鎮，家庭為老世交，彼較我年長，與家兄等或小學，中學，大學同學，視我若弟輩，徐

兄為我中學大學之前期學長，自幼即在數學方面有特殊造就，在江蘇省立第二代用師範畢業後即考入母校電機系，真非易舉，蓋師範學校着重師資之訓練，英文數學理化方面教學，均較普通中學為差，徐兄能自勤苦讀，考入交大電機系，啓發於後學者，至深且巨，在校四年，成績斐然，畢業後留校任助教多年，今日在臺灣及美國之校友中受徐兄沾化之功者不少，吾人均尊稱彼為『徐老夫子』，以表崇敬之意。徐兄在抗戰期中，在重慶華通電機廠服務，與九龍坡相距不遠，受教之機會較多，得益亦甚多，其後徐兄應聘去昆明中央電工廠服務，後又轉入中央機器廠工作，從事於發電機及電動機設計多年。大陸淪陷前由昆明撤退來臺，仍在華通廠服務，不久轉入臺灣電力公司服務，主持松山修理廠，頗具成績。四十八年由臺來美深造，現在康納的克州一家電子計算機公司服務，彼此相距有千五百哩之遙，但仍保持聯絡，徐兄處世為人，忠厚可敬，值得請教之處頗多。

錢番殷（佐瀾）兄 母校民二十四級土木系校友，畢業後，在隴海鐵路服務。二十六年夏季抗戰軍興，京滬戰局緊張之際，錢兄以鄉土觀念甚重，乃由西

安返里避難，在家鄉與友人與辦光實中學，嘉惠家鄉失學學子。錢兄在母校唸書時，即為平劇名票，工程派青衣，在家鄉避難時，曾登臺表演一次，其時吾人居鄉者亦趕到城內觀賞，彼主演『六月雪』中之竇娥，工架唱做，均屬上乘；誠不愧程派名票。抗戰期內留居家鄉，直到抗戰勝利後，始到上海市工務局溝渠工程處服務。民國三十五年初，我經上海來美時，曾在上海與錢兄相聚兩日，猶憶聚會首日，正值母校復校，在徐家匯母校大禮堂舉行慶祝大會，錢兄與我相偕前往參加，碰到不少熟識同學，會後偕同李北良兄（母校當年足球健將，錢兄同級級友，聞現在加拿大航空公司任職，如屬實，在此敬向北良兄致意）一行三人由海格路步行經法大馬路而至外灘分別，一路暢談別後八年經過情況，遂不感長途步行之勞頓矣。現錢兄仍陷居大陸，深以其近況為念。

趙春官兄 母校民二十三級土木系校友，在大陸時早聞其名，惜無緣請教。抗戰期中在貴陽西南公路服務。抗戰勝利後，應徐人壽學長之邀，來基隆港務局服務，擔任工務組長。趙兄與我分處基隆臺北，平時甚少機會晤面，每年校慶會上，均能碰到得聆教益。

直至四十七年，我改就私人企業工作，因業務上關係多，趙兄處理公事，公私分明，但在技術研討方面，則開誠佈公，廣集意見，以公家受惠為第一要素，真是標準的公務人員。我於五十二年來美後，即未曾與彼聯絡，從友聲上得悉趙兄曾一度去南洋，擔任技術顧問工作。近來已返臺，就此敬致問好之意。

家兄從龍 係母校民廿五級電機系校友，為筆者次胞兄，幼年讀書時，即嗜好數學及理化，中學時代讀書努力，成績斐然。高中畢業那一年特別用功，一口氣考取母校清華及浙大電機系，考畢返家，即患傷寒，幸因先父擅長岐黃，得將彼之傷寒病症治好，但清華及浙大早已開學，彼年母校開學較遲，能在家休養，趕上十月中開學，真算幸運。在校四年，每年夏季均回家渡暑假，每日均給我講授數學，啟發於我者甚重，希望於我者亦殷。畢業後在上海南市電廠服務（彼時現在美國服務之劉軒吾學長亦在該廠服務，民國廿六年夏我在家兄處小住，得以認識劉先生）一年後，淞滬戰事發生，家兄亦以鄉土觀念較深，返里避難。民二十七年春季，彼決心一人獨自前往大後方，經



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初於美匹國匹茲城
本文作者及其胞兄從龍

因公來重慶，弟兄再度聚首，猶憶及現在臺北之程欲明兄，彼時任中央電工廠重慶辦事處主任，為慶賀我弟兄相聚於陪都，曾邀我們看了一場平劇，劇名為四郎探母，迄今雖經過近三十年時光，記憶猶新，想欲明兄亦猶可憶及，特此再致謝意。抗戰勝利後，家兄已由經濟部派來美國西屋公司實習，一直無緣再會面，直到民國三十七年元月，我由華盛頓到匹茲堡與彼聚首，亦不過兩日光陰，談不盡意。後來，我由美返國，大陸情勢惡轉，匆匆前來臺灣，而彼則在湘潭電工廠服務，未能即時撤退來臺，迄今又是二十一年了，音訊杳然，輾轉由家鄉逃出之同鄉告知，彼在東北服務，詳情不悉，民國四十六年間先父母之喪，彼均曾返里料理喪葬盡人子天職，思念及此，真是愧為人子，但情勢如此，又有何法可想？家兄對我嘉惠之處甚多，不知何年何月，方可有機會能回報一二？

任懋賢（希之）兄 係母校民二十九級機械系校友，懋賢兄十八歲，畢業於揚州中學後即考入母校，原係二十六年級友，惜於大三時遭母喪，在家守孝一年，旋逢淞滬戰役，又在家休學兩年，直至廿八年始能返校續學。彼年少聰敏，為友朋所欽仰，在家休學

廣州灣而至桂林，在中央電工廠服務，後改調至昆明第四廠服務。民國三十年，彼公差重慶，其時長兄乘龍亦在重慶行政院工作，弟兄三人在戰時首都相聚，真是不易，興奮之情，不可言喻。民國三十四年彼再

期間，曾在故鄉光實中學執教，我亦忝爲彼之家教學生，承教球面三角一科，三個月即授畢。母校畢業後，因家累未能赴大後方，勝利後在中央電工廠上海辦事處服務，後又轉業人人企業公司，始終無緣會面，迄今已有三十三年矣。

錢維翔兄 母校機械系卅級級友，現在美，爲美洲校友會活動人物之一。維翔兄與我係同鎮同鄉，家庭則隔巷比隣，猶憶幼時，彼尊人每日必到我家與先父寒暄一次，家庭相處頗爲親近。維翔兄自母校畢業即在昆明中央機器廠服務，卅六年來美，在塔克薩斯州三斗牛城會和我同渡聖誕節，他鄉遇隣居，倍感親切。五十三年夏初我一家在波斯頓參加張思侯兩位令媛婚禮，曾在維翔兄府上停留，並由彼陪同參觀 MIT 及哈佛校舍，一轉眼已是七年前事。雖同在美國，但各處一地，碰面機會，亦屬不易，七年未見，想彼萬事如意。

金憲祖兄 母校財務管理系卅級級友，現在舊金山聯合航空公司服務，彼自母校畢業後，即參加中國航空公司服務，在重慶住過一段時期，猶憶及有一個週

末，我到重慶市內看彼，當晚住在彼川鹽銀行大樓中航宿舍內，發現彼於就寢前將彼及我的皮鞋，用繩子懸空掛在房間內，詢其爲何如此做？彼則答稱如不將皮鞋懸掛，早晨則鞋面必被鼠咬。在九龍坡校內宿舍有臭蟲威嚇，想不到川鹽大樓有鼠患，當年在後方生活情形，可以想見甚爲艱辛。民國四十九年在舊金山會聚晤一次，迄今又是十一年未曾碰到。其間有兩次機會，途經舊金山，亦以行程匆促，即電話相談，亦苦無機會，說起來不能令人相信。

孟繁森兄 母校化學系畢業，現在臺從事造紙工業，繁森兄於抗戰勝利後（約在民卅四年底）曾與我在上海碰面，三十八年初我由美返國到臺灣時，彼已在紙業公司小港廠服務，其後一度來美深造，返臺後仍從事造紙工業，聞對銅板紙之製造技術，有獨到之處。前年，我休假返臺時亦因時間倉促，未曾抽出時間拜訪，真是抱歉之至。但在離臺並於機場休息室中碰到，總算見了一面。希望他年有機會返臺休假時，再圖晤面暢叙。

崔季周兄 母校卅四級電機系校友，我和季周兄在小學，高中，大學時代均係同學，在高中過的是逃亡生活，在大學過的是流亡生活，真是艱苦困難中的朋友。彼在大學時代，曾患肺疾，休學一年，以後身體復原並且更健康。三十八年初我由美經首都來臺時，彼適在南京美軍顧問團通信技術組服務，因家累不能隨團撤退，決定留在南京，那次聚晤雖僅一個晚上，但能暢叙離校後別情，殊爲難得。屈指一算，已是二十二年以前的事。「昔之嬰孩，茲已成丁；昔之苗木，茲已成林」，恰足以形容這悠長的歲月，願季周兄在陷區康健，他年光復大陸能把酒歡聚。

袁定菴兄 母校民卅六級土木系級友。在校時每晚晚餐後，必來我宿舍聊天或同在校外江濱馬路旁散步。三十五年初我經滬來美，他還未復員東來，卅八年初，我由美返國經過上海彼已畢業離校，無緣晤面。

袁驥兄 母校卅七級管理系級友，現在臺灣經合會服務。卅八年我在臺南空軍供應司令部服務時，彼正

隨中國航空公司由廣州撤退來臺南，得有機會，時相

過從。後來彼到臺北鐵路局服務再轉美國經濟安全分署，美援會等機構服務，大家都忙，彼此交往機會就少。其夫人葛玉瑛女士，亦係母校同學，他的長男公子，如我記憶不錯，亦屆大學畢業之年了。

另外還有幾位同鄉學長，以交往接觸機會較少，未知彼等於抗戰勝利後動態，他們是：

袁寶棟兄 大約是民廿一級管理系畢業，抗戰時在四川海棠溪交通部材料廠任會計課長，民國三十二年母校校慶時曾碰到過，以後即無聯絡。

袁頌功兄 母校民廿九級機械系級友，亦係揚中校友。廿八年母校在上海愛麥虞限路時代，碰過數面。其後彼即去昆明中央機器廠服務，曾來美實習，返國後即失去聯絡。

袁驊兄 母校民卅四級電機系校友，係袁驥兄胞兄，與我高中亦係同學，一直在上海母校攻讀，抗戰勝利後聞派在甘肅蘭州交通部電信局服務，一直無聯絡。